发觉良心

——论道德教育向心灵层面的回归

吕丽艳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摘要：对道德教育的理解总是跟随着对道德的理解。道德的概念经由义务论向目的论的演化，同时也取消掉了良心在道德中的存在；而对道德理性的错解，同时也忽略了人的位格性，导致道德理性绕开意志，而取消良心在个体内道德生成中的功用。而在传统的理解中，道德乃是个体良心的运行，而一切外在的关系都统摄在这种内在的运行当中。在现代社会遭遇种种道德难题的情形下，需要回到对道德本体的认知中，重新发现道德的本真含义，重视道德的心灵意义，进而使道德教育回归到心灵层面，培养真正有道德心的人。

关键词：道德；道德教育；良心；心灵

由于社会进化理论的影响，任何的概念演化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被当作为人类自身生存的方式和手段。因此，在由传统向现代跨越的鸿沟之中，许多概念的传统理解都被弃之荒野，而同时这些概念被以新的装饰、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在时代的视野当中。道德的概念就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这种跨越。在中国语境中，道德以及道德教育的概念发生了诸多的历史流变，这种流变充分造成了当代中国道德教育对传统德育核心概念的颠覆，从而导致现代的德育产生了现代问题，即道德教育的去心灵化。

一、道德概念演变中的良心的取消

什么是道德，这是伦理学所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规范伦理学中，对道德的理解主要有两大传统，一个是义务论，一个是目的论。在这两大传统的流变中，也让我们看到了道德这一概念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演化。

义务论的集大成者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家。康德的名言：“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让我敬畏：一是头顶浩瀚的天空，一是内心的道德法则”，已经几乎成为了他的道德宣言。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开篇，康德就指出，世界上除了善良意志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称为无条件的善的。康德认为，道德的原则只有一个，而且这个原则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对于这个绝对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康德称之为“绝对命令”。这里的命令意味着只是一个指示或者训律，而与推导和论证无关；绝对则意味着无条件，并且在身份上也是无条件的，即对任何人都是无条件的。义务论的道德观认为，“原则本身的权威——或

者它被给予我们所基于的权威——就是遵守它所需要的唯一理由”¹。在康德的理论中，道德最终所基于的权威是良心或者理性的声音，也就是说良心或者理性给予了道德原则以最终的来源，因此他称此为自律。当然，康德的理性是既在自身之内，又超越于自身的。因为在康德的思想中，心灵把它的形式和范畴加到我们的经验之上，而在这些形式和范畴中，有一些就是为我们的知识提供预设的（比如“因果性”和“实体”），因此，这些预设既不是经验事实，也不是“观念的关系”，而是一种被康德称之为“先验综合”的新的特殊类型的真理²。这样，义务论视域中的道德原则，既是由人内在的心灵、良心或理性综合而成，但是，它同时又是由形式和范畴这些实体性的预设所组成的先验原则。所以，就可以杜绝主观不同的危险。因此，可以说义务论的道德原则是由人的良心主观确立的先验原则。在这里，有两点是重要的：一是道德原则的超越于个体的先验性；二是道德原则经由良心确立的主观性。只有这样，道德才成为让个体敬畏的内心的道德法则。因此康德的义务论道德原则理论主张道德只与原则的合理性相关，而与我们的行动后果无关。

目的论的道德观经过边沁、密尔等几代功利主义大师的演绎，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之所以称为目的论，是因为这种理论不遗余力地道德规则和道德原则的实际后果，认为其正当性只能通过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多大幸福来判断。罗尔斯用“正当”（right）和“善”（good）这两个词来刻画义务论和目的论这两种不同的伦理观。义务论坚持正当的优先性和不可还原性；目的论的理论则把正当放在一边，先独立地定义善，然后将正当定义为最大限度地促进善。因此，在目的论者的眼中，对人和人的欲求的有利性和有害性才是道德概念的核心。密尔曾经说过，“任何东西之为可欲（desirable 可取），其唯一可能的根据，就是人们实际上欲求它（desire）”。因而，对欲求满足、使人快乐的就是道德的，是一种人类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者的这种道德观将道德的概念作了两个方面的演化，一是主观不再是道德产生的原因，而成为需要道德去满足的对象或目标，因而良心被从道德的生成中取消掉了；二是先验的原则被取消掉了，任何的行为都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行为本身也没有所依据的绝对法则，行为的选择只能根据其对促进后经验的结果的关联来决定，随“欲”而动。这样的结果是，只存在道德判断，而不存在良心挣扎。在目的论者的眼中，一切的行动只是行动与后果之间的利益判断与权衡，而不存在真正的良心的功用，道德的产生也只是关涉到利益（目的）理性，而与康德所谓良心的声音无关。这样的道德观就处于去良心化的境地当中，在道德生成和道德感中，没有良心的位置，而使得所有的道德情感都不成为道德感，而成为利益感。

就是在道德概念经由义务论向目的论的演化过程之中，良心被取消掉了。

二、人的位格中的道德理解和良心的功用

¹所罗门，大问题，283 页。

²所罗门，大问题，180 页。

良心涉及到一个人整全的位格,是一种位格性的意识。位格(person)这个词,希腊文为 prosopon,拉丁文为 persona,原意是“面容”、“面具”、“角色”。在对话中、戏剧中、用来描写不同关系的行动。按某些古代哲学家的分析,具体的存有物包含三种不可分的层次,即:非定性的基体(希腊文为 hypokeimenon,意即放在下面之物);又在这基体上有固定而且普遍的属性(quality);而在这普遍性的存有物上又有个别的属性(希腊文为 idiomata)。存有物包含上述三个层次,所以是一个有个性的“个体”。位格就是表示一个真正的存有物,同时,这一存有物的独特之处还有他是一个智慧生命的存在显现,可以被称为“生命中心”。每个人有且仅有一个位格,人的位格又称为人格。在人的方面,它所指代是一个整全的人。位格的概念,往往集中在自立体、整体性、独一性和行动主体性、关系性。位际关系本身包含彼此渗透、亲密临在(你在我内,我在你内)的关系。³因此,哪怕是在关系性的层面上,位格也不是仅仅表示主体之间的形式上的往来,而是指的作为整体的主体存在的全方面的交融,是一种的抽象而真实的人的交流。或者拿东方的话语来说,就是心灵的相交。

关系的中心	内在面	静态	自立性 sub-sistence
			统一(性)(整体性) in-sistence(unity, totality)
			个体(性)(独一性) solo-sistence(relationship)
	超越面 互通面	动态	关系(性)(位际性) con-sistence(relationship)
			行动主体(性) ek-sistence(center of action)
			注意: sub-在下; in-在内; solo-个别; con-同在; ek-向外; -sistence 即“体”之意)

位格是作为人的交往的前提,同时也是一切的行为作为人的行为的依据。不是说物理上的或者理智上的个体之间的交往就可以说是人的交往,唯有**作为人的交往**才可称作为**人的交往**。即使是任何人之间语言或者可见的交往形式,也一定包含着或者传递着位格之间的更为广阔或更为丰富的层面上连接,才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语言,这诚如荷尔德林的诗或者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心灵就是这种位际交流中更广阔的语言所承载的器官,但是这个器官其实是内在于个体内部的,具有完全的自立性、个体性和统一性,因此也就具有完全的行动自主性。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处境在哪怕在背景相同的个体那里也会有不同的反映,

³ 《神学辞典》,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9年,276页。

这是因为在作为不同的位格主体那里，他们的心灵都是有着各自的行动自主性的，这一点超越了理性可认知的层面，但是，也确实代表了一个完整的位格的行动。当我们说某个人作了什么样的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说**这个人**（the man）作了一件什么样的事，而不会说这个人的哪一部分作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在他的位格里面，他的一切都是不可以割裂的。当我们说人的心灵的时候，是在人的范畴中说的，而不是在一个割裂的外化的层面上说的。当我们在位格意义上谈论一个人的道德的时候，不是单单割裂在他的哪一部分说的，而是指着这样一个整全的人说的。我们不会说一个人的理性是不道德的，或者情感或者意志是不道德的，而只会说这个人是不道德的（或者是道德的）。因此在讲一个人的道德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所谈论的对象直指向这个人（位格）以及他的道德心灵——良心。

良心在心智上也是清晰的。尽管在谈论一个人的道德的时候，我们无法把这个人割裂开来，但是在良心的里面来看，在良心当中，一个人的道德理智是清晰的。也就是说，尽管一个人的道德是他良心运行的结果，但是，如果从理性的层面来审视的话，这却不是一个糊涂的人，确实确实是这个人在作出道德的选择或行动。这在康德意义上，理性本身是道德原则产生的源头，他认为人内心深处的理性的致命，产生了道德的律例，因此他将道德这一概念也与“自律”的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理性的声音等同于良心的声音，对人有绝对的道德命令权。当然，从康德的意思中，这里的理性也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逻辑理性，因为康德认为道德就是一种绝对命令，既是绝对命令，那也就意味着这命令的权威只是出自它自己，而无需别的什么他证。如果理性是自明的道德产生之源的话，那么它也就成为与道德一起的概念，也就是“道德理性”或者“理性道德”，无论是哪种称呼，都毫无疑问地将理性和道德放在等同的地位上，两者是一个一体的概念。当说理性是一种“道德理性”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在宣告理性的第一属性，理性中当然地蕴含着那令人“敬畏的法则”！当说道德是一种“理性道德”的时候，并不是说道德需要经过理性的逻辑推演，因为道德是因其自己而有权威，而是在说道德是一种清晰的声音，是一种毫不含糊的命令！因此理性是道德的声音，道德是理性的声音。但是这只是说出了那道德法则的产生，那么那法则何以令人敬畏呢？敬畏有因其蔚观而折服之意，蕴含着原初并未识透的意思。也就是说道德行为的产生并不是由道德理性自然而然就生成的，其中经历了一个敬畏、折服的过程，关键问题是誰被折服了？在神学视域中，一个人的位格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理性、情感和意志。如果果如康德所说一个人的道德法则是理性自明的，并且它是在个体之内同时有超越于个体，而成为类所共有的，那么也就是说在道德理性或道德意识上并没有过多的个体差别，但是事实上人的道德行为差别很大，依照神哲学的观念，人的行动是受人的意志所支配的，因此人的道德行为的生成，其中蕴含着一个意志和理性之间作用的过程。当我们说敬畏的时候，不单单是在说明一种道德情感，更是在说一种意志的状态。当我们说一个人心好心坏的时候，不是在说他是否知道一些道德原则，而是在说他在多大程度上降服于他所知道的道德原则。这当中

的前设是人的意志原本处于对道德理性的背反的状态之中，而行出来确实实是出于敬畏。这种前设恰如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所说的，“我所知道的善我不去行，我所恨恶的恶我倒要去行”。而意志之所以会对道德理性形成背反，是因为它天然处于反道德理性的欲望的辖制之下，因此无论是对道德法则的敬畏之情的产生，还是意志对道德理性降服以至作出道德行为，其本质上就是意志在道德理性和欲望之中的争夺。这就是“是非之心常作较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良心的功用。良心的这种功用的发挥其实是在一个人的位格性行为，正是这种良心的功用，才使得人的道德行为不是一种单纯的理性的机械的逻辑的必然性行为，而成为一种人的位格性的行为。这也使得道德的解释不是一种单纯而简单的理性决定论的，而是具备位格内的人的复杂性。

因此，诉诸良心就成为了传统的道德理解的基础。中国的儒家传统就非常强调道德中的良心的主体作用，以致于他们就在良心的层面上发展出了心学的传统。心性之学也就成为了中国道德修成中的“功夫论”。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仆固怀恩叛唐，李日月为朱泚将，而其母皆知逆顺之理，良心不可泯也。”清和邦额《夜谭随录·霍筠》：“彼岂有真才实学，能起死回生耶？徒以人命为孤注耳，良心安在！”巴金《灭亡》四九：“但是她一旦离开了他，特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便感觉到剧烈的良心上的痛悔。”西塞罗在《论辩证集》的题记中也说：“对于道德实践来说，最好的观众就是人们自己的良心。”。而《新约·路加福音》第六章则宣告：“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不结好果子。……善人是从他的内心所存之善发出善来，恶人是从他内心所存之恶发出恶来。”

从这些征引来看，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传统的道德理解中，良心不但是道德的“器官”，而且是道德实实在在的主战场。人的内心存在着欲望的声音和道德的声音，而良心则是这两种声音相互较量的是非之心。个体道德则是在良心的这种较量之后所发出来的。这种观念在托马斯·阿奎那和康德那里体现得最清楚。阿奎那将良心纳入反省批判的伦理神学中，而康德把良心视为“人内在正义法庭之意识”。

道德不是一个只针对人的某一具体方面的概念，而是一个针对位格人的概念。因此，在对人的位格的理解中，道德是不可以仅以人的思想或者行为来指代的，也不可以仅在思想或者行为层面上来考察道德，因此对于一个整全的良心的关注，以及对良心这一道德的主战场的关注，是我们把握道德概念的核心关键。

三、现代理解中的道德危机

在现代的理解中，道德已经脱去了良心层面的东西，而是限于一套外在的行为规范。并且现在所大行其道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更是将道德判断的标准限囿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一个外在的标准，这更从哲学层面上将道德从起源上就从人的内在方面剥离开来，从而只从外在的方面来规定道德。因此，在现代理解中，道德不再是关乎良心甚至关乎人心

的事了，而是一件只关乎行为的事。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现代对道德的理解呈现出一种行为化、外在化、去心灵化、去个体化的特征。道德不再只是关乎心灵的事情，而是一个关乎社会利益或者社会中的利益的权衡；道德也不再是关乎良心的事情了，而是一种关乎利益理性的事情。

一些比较典型的理解如，孙国华主编 2000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理学》中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经济关系最终决定、按照善恶标准来评价并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维持的规范、原则和意识的总称。从本质来看，道德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只有发生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关系，而且人们自觉意识到这种关系时，才会出现道德问题。道德得以产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人类通过劳动形成的。这两个理解中，道德都只是存在于社会、关系等外在于个体的层面，在传统的理解面前，这些理解都缺乏了一切鲜活的良心的见证，以及个体争战的血肉。

传统的道德教育，尽管在方式上显得呆板，但是确实有其明确的目标，即将道德刻在人道德良心中，唤醒人良心的功能与意识，从而达到培养德性的目的。但是在现代，道德教育在现代道德观的观照下，也日益流于一种对规范的认识以及对行为的理性评价上，往往强调人在知识对行为规范的认同。如果稍好一点的，只是在生活的范域中加强了对群体利益或者个体利益的体认而已。

但是这种对道德以及道德教育的现代理解却存在着很大的现代性的危机。

首先，是忽略了道德以及个体道德现象产生的一个关键环节。道德行为之所以成为一种道德事件，他一定有人的鲜活的参与才是。如果道德仅仅是关乎利益的，那么反道德的事件是否仅仅意味着对利益的认识不足？或者仅仅是反利益？当然我们承认反道德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利益的，但是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利益的厘清和权衡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很不清楚的，但是道德的价值或评价为什么总是那么清晰？如果仅仅是从利益的角度来界定道德的价值以及内容，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道德事件都是对利益的误判，但是为什么道德的判断始终是明确的？如果从相反的方面，如果一个人有很清楚的利益的认知，并且也有合乎道德的判断的话，是否意味着他就很容易作出相应的道德行为来？正如上文我说论述的，一个人内心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欲望的声音，一种是道德的声音，这两者的争战恰恰是真正的道德事件。可以说，真正的作为人的道德事件，是经过了人化的事件，也就是经过了和自己的天然欲望所抗争过的事件，或者是经过了人的道德的器官所发轫过的事件。否则的话，还是在一种非道德的层面上。良心是道德产生的必要环节。道德的产生要么经过良心的感动，如怜悯，要么经过良心的争战。

其次，对道德的理解日益去离它的本质，从而产生去道德化的道德概念，同时也产生社会文化和行为的去道德化。现在的道德理解越发地去道德化，许多的道德论调都在为欲望说话。一种缺少了良心层面的道德理解，所带来一个直接的影响是忽略了人心中欲望和道德

的争战，从而把一切这两者之间的争战全部取消以及合理化，从而也就取消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从而将两者混同。因此现代的许多道德理论就专注于为人的欲望作道德化的努力。

再次，道德教育越发没有果效，社会道德状况日益沦丧，甚至连规范层面也屡被突犯。舍勒将人的定义成一个“小宇宙”，他的意思是在人的个体里面可以承载整个宇宙的精神。新儒家所强调的透过感通达致天人合一的至上道德境界也蕴含了同样的理解。如果在这样的理解中，人的道德有对宇宙精神的无限的承载性，那么也有对社会变迁以及物质发展的承载性。但是在目前的道德现状中，我们发现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是日益下滑的，这从现今报章的各种报道中就可以看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显明了现今社会人们良心的放纵，人心难收。这不能不说与道德教育中忽略了对人心的针对有很大的关系。

最后，产生虚无的人，无心的人，失去意义感的人，去人化的人。人的意义感的产生是针对人的，也就是说是对人的位格的。仅仅是理性上的权衡，那么道德的满足感以及意义感也仅仅是理性上的，如果道德也仅仅是行为上的事的话，同样道德的满足和利益也仅仅是在外在的层面上。但是一个人的意义感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呢？一个人道德的一定是经由良心而产生的，即使道德行为的发生，也一定是经过了良心这一“器官”的作用，良心是源，正式因为良心的作用，才使得行为成为道德的行为。因此，意义感也一定是经由行为反馈而在位格内生成。因此一种取消了良心的道德观，说到底就是一种取消了位格的生活观，一种取消了人的生活观，从而产生了关于人的意义危机。道德最终不是激发或者满足人的天然欲望，而是在良心中，人的道德理性与欲望之间的意志争战，从而实现位格性的人的意义的生成，这才成为道德意义的本质。

结语、道德理解以及道德教育的历史回归

所以，如果要把握道德以及道德教育的本质的话，就需要实现这两个概念理解的历史回归。

第一是**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回归。道德的概念经过伦理学的流变之后，还有回归的可能吗？功利主义伦理学的盛行有其时代的因素。在启蒙思潮之后，人的主体性被极大地张扬，人的欲望也被空前地合理化而直登大雅之堂。与此同时，工业社会和技术革命的发展，实现了人的欲望的狂欢；唯物主义和进化论更是激化了人的最本能的欲望的迸发，同时也将人的膨胀的欲望合理化；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更是为人的豪夺的欲望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现代主义更是似乎代表这个时代作了一个有力的宣告：我们再也不用回到古典的时代了！在这些社会和时代性的因素面前，针对人的“所欲”满足的道德理解之所以盛行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即便我们意识到现代理解中的道德以及道德教育的概念有着巨大的现代性的危机，但是我们究竟是已经处在了强大的铁轮一般的现代社会了，我们还有回归古典的良心理解可能性吗？有！这种可能性可能并不是在现代社会的建设性方面，恰恰可能存在于现代社会的

崩溃性方面。当物质极大丰裕的同时，军备、枪支、暴力前所未有地增加；当现代生活越发城市化的同时，森林砍伐、水源污染等等也带来极大的生存危机；当人们的生活条件日益提高的同时，人的心灵却日益贫乏，以至离婚、抑郁、自杀等困扰个体的问题日益频繁……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已经开始逼着人开始对人这个可怕的存在进行思考。我想现代性的生活危机和社会危机本身就是道德回归的驱动力。正是在现代性的人的危机之中，特尔菲神庙上的“认识你自己”的著名警句才格外地有意义。因此，越发在现代社会，越发需要也越发有实现这种回归的理由。

第二是**学科背景下的历史回归**。学科的建构既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但也可以说既是时代的也是历史的。伦理学发展到今天，虽有其深刻的时代因素，但同时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因此，找寻伦理学引致的道德；理解蜕变的学科史逻辑，对于道德理解向心灵回归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在中国道德教育经过政治化、科学化和生活化的嬗变之后，重新在这些课程和学科建构当中，找寻道德教育的内容本质，对于我们把握这门学科有着重要的意义。任何社会中，人的理念和社会存在都是处在相互影响有机关系之中。人在一定的社会存在中总是找寻自身意义和生存处境突破，如何透过理念来建构自己的生活，而不是透过自己的理念、意义被现实的生活所建构，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现阶段，生活化的德育学语境中，怎样引入人的心灵对生活的建构，将良心引入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情境中，是激发一个人道德意识的根本。无论是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中，还是在科学主义的语境中，还是在生活论的语境中，只要是在思考道德以及作为道德的人的问题，势必意味着德育这门教育所关涉的道德本质及其存在本质，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德育与智育以及其它教育门类的特殊性在哪里。当许多的学者在探讨德育特殊性的时候，都赞同的一个基本点是德育与智育的区别不仅仅是教育的内容上，更是在道德与智力在人的内部的不同存在形态上，因此抓住这种特殊性才是抓住了德育的本质，才是使德育成其为德育。而良心是这种本质中的核心存在。

发觉良心，是一个历史命题，更是一个时代命题，它涉及到对道德之为道德，人之为入，德育之为德育的本真理解。呼唤良心的在场，实现德育向心灵世界的回归，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呼声，更是一个人的呼声。

Be Aware of Conscience: About the Regression to the Soul

Layer of Moral Education

Lv Liy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The understanding of moral education always follows the understanding of morality.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conception of morality has transformed from

deontology to teleology. Meanwhile, the existence of conscience in morality also has been discarded. An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moral reason has ignored the personality of human beings as well. So the moral reason has bypassed will, and the function of conscience to individual morality has been canceled. However, morality, in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is the kind of working of individual conscience. And the other outer relationship is all controlled in this inner working. In current modern society, there are many moral dilemmas, so it's necessary to return to the cognition of moral ontology, and rediscover the true meaning of morality. So the soul meaning of morality should be highlighted, and the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e back to the soul layer in order to cultivate individuals who owns true moral conscience.

Key words: morality; moral education; conscience; soul